

烟台故事·苏轼知登州功业(11)

苏轼登州的修身四为

吴忠波

海风裹挟着咸腥味,掠过登州城头。元丰八年(1085)初冬,苏轼面对墨迹未干的“登州谢上表”奏折,既为已有的前车之鉴而战栗,又为修为自身、“改邪归正”而作准备。他想起巡视丹崖、海岸时,那些石壁千丈、兀然焦枯的岛礁,挺拔矗立;被浪涛打磨得浑圆的弹子涡石,闪烁玉光。此刻,他的官服袖中,一只藏着一块五彩美石,一只还掖着半阙未完成的诗:“蓬莱海上峰,玉立色不改”。

云水萦怀

元丰八年(1085),夏风掠过常州宜兴街巷,苏轼正对着案上的职官任命书出神、发呆。那薄薄的纸上,“知登州军州事”几个朱砂小字,似乎与之前数次的命书,仅是一字之差。这,似乎证明了,他是官复原职。

六月的蝉声突然聒噪起来,将刚安顿下来的苏轼惊醒。他提笔写下“苦要为官去”时,宣纸上已晕开一抹墨色,不知是否暗喻着人生如溪流,曲折难测。

赴任前的一个黄昏,他勒马荆溪河畔(荆溪县南)。但见暮云四合,一脉清溪蜿蜒,入叠嶂深处。沙汀上月色渐凝,白鹭单足独立的身影倒映水中,亭亭玉立。

忽闻一粗音回荡,老渔夫在芦苇丛中喃喃自语:“放着百亩良田美酒不享,何苦奔波为官?”这声诘问,亲切实在,常在耳边回响。落在《蝶恋花》那句“底事区区”中,却随晚风飘散在粼粼波光里,化作千古悵惘:

“云水萦回溪上路。叠叠青山,环绕溪东注。月白沙汀翘宿鹭。更无一点尘来处。溪叟相看私自语。底事区区,苦要为官去。尊酒不空田百亩。归来分得闲中趣”(《蝶恋花》)。

苏轼赴登州,七月中出发,至九月方到楚州(江苏淮安)。恰巧遇狂风,猛刮三日,河阻路障,驿馆的秋夜最是难熬。三更时分,苏轼拥衾独坐,听铜壶滴漏,声声催魂。

窗外秋风撕扯着梧桐残叶,声响却与五年前初到黄州时一般无二。案头烛泪与纸上墨痕交织,凝成凄怆,犹如“一枕相思泪”。此刻他尚不知晓,命运齿轮已在汴京悄然启动,礼部郎中的新任命(九月十八日),正星夜向他驰来。

《蝶恋花·昨夜秋风来万里》:“昨夜秋风来万里。月上屏帏,冷透人衣袂。有客抱衾愁不寐。那堪玉漏长如岁。羁舍留连归计未。梦断魂销,一枕相思

泪。衣带渐宽无别意。新书报我添憔悴”。

十月来临,涟水(江苏淮安所辖)军衙署的古井旁,赴登州的苏轼停车下马,俯身掬起一捧寒泉。水中倒映他的鬓角,又添新霜,却比黄州时多了几分从容。赵晦之(赵昶,东坡守密州时为东武县令)见他凝视水面出神,笑问可曾见着“真君堂下”的玄机?诗人忽然朗笑,惊飞檐下栖鸽。那羽翅划过的弧线,恰似他笔下未干的墨汁,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

《蝶恋花·过涟水军赠赵晦之》:“自古涟漪佳绝地。绕郭荷花,欲把吴兴比。倦客尘埃何处洗。真君堂下寒泉水。左海门前酹酒市。夜半潮来,月下孤舟起。倾盖相逢拚一醉。双凫飞去人千里”。

此三首《蝶恋花》词作,唯贴登州标签,留墨于苏轼赴任途中。其被迫接命的纠结,艰难而愉快地赴任,超然面对的心路历程,于词中完整呈现。但朝廷任命不可违,他只能带着矛盾心情启程赶路。犹如一只钟摆,他倒向一边就对另一边耿耿于怀。

霜墨涤心

登州衙门的冬晨,苏轼呵开冻墨,笔锋在呈皇帝和朝廷表上迟疑游走。虽为例行公事,他却异常谨慎。

表奏中,他掏心窝子,向圣上表明心迹:“自贬囚生活受惊怕之后,忽然有民社乡村之任。不次受恩,除了落泪感激涕零,自己无话可说。敬谢!如今,对比因罪受贬斥六年的遭遇,却感到甜如五鼎之赐的珍贵。”

苏轼深知,“办事不周密就会失去职位,但我却没有保护自身的智慧。人不可以不学习,但我却有不知学习的愚昧”。(译自《知登州谢表》,下同)

“当时击鼓报冤,只求自己生活自由。在阳羨(宜兴)买些田地,决心了此一生。”苏轼解释,“哪想到在枯朽之年,又有幸得到了这样特别的恩宠。收回了惊散的魂魄,又得到了正常人的自由。洗掉了旧错,最终官复原职。这是由于遭遇了皇帝陛下——内行曾、闵之孝,外发禹、汤之仁。”

“日将出而四海明,春收到而万物苏。”苏轼说,“从朋辈之中看我的过错,或许认为臣是爱君之臣。从我的短处中寻找长处,知道臣还比较懂得地方的治理。把这样的特殊宠命,很快安排到我这个毫无才干人的身上。”

“天生愚钝,学识浅薄。

心力已损耗于多难之遭遇,才干已无力自保。没法向上报答圣上的恩知,也难满足治下百姓的意愿。”(《登州谢上表》)苏轼写到“先帝在激起众怒必置死地的处境中保全了我的性命”时,笔锋突然打折,飞溅的墨汁在纸上绽开。

“我秉性迂腐愚拙,终生不改。将我滴官发配黄州,让我回去种田就已属万幸。岂料对我承奉宣扬,忽然成就我这枯朽无望之人的荣誉。”(译自《登州谢两府启》)

更漏声里,他摩挲着已经老旧的绿色官袍。近六年前乌台狱中,正是这双手颤抖着写下“百年未满足先偿债,十口无归更累人”。(《狱中寄子由》)

此刻,苏轼距离那场灾难虽然远去,可铁链磨过腕骨,钝痛仍有发作,也会在某个冷夜隐隐袭来。

这次一经“表”白,他心里舒坦多了。东海晨曦穿透窗纸,照见《登州谢上表》最后那句“没身难报,碎首为期”,分明看到其墨色,已映成赤胆忠心。

赤心映雪

元丰八年的孟冬,寒风在登州府衙盘旋。十月二十日,苏轼跪接圣旨,听到“礼部郎中”四字时,突然涌上莫名的酸涩——当年在狱中押押时,何曾想过一把枯骨,还能重沐天恩?哪有半年余时间,常州居住(二月)、登州知州(五月)和礼部郎中(九月)的“连升(动)三级”?

此时的苏轼,百感交集,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反思之中。他想起,亲友的信札已多日低吟在案头。他也知道,自己最大的敌人,就是诗言惹祸。

官员画家、苏轼表兄文同(文与可,1018—1079年)的墨竹图旁,对他题着叮咛话语:“北客若来休问事”,弟弟苏辙家书里“慎交游”三字,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。

最刺目的是司马光(1019—1086年)那封短笺,这位政治家、史学家,竟用诊治口疮的药方,喻示祸从口出。他仿佛听到,妻子王闰之焚诗稿时,火盆里哔哩作响之声。

海风卷着《孟子》书页,停在“三日无君则惶惶”那句话上面。苏轼案头评价杜甫“一饭未尝忘君”(《王定国诗集叙》)的墨字,已被泪水晕染。

苏轼经历起伏,得到先帝神宗(赵顼,1048—1085年)复职,陛下哲宗(赵煦,1077—1100年)提升,更觉来之不易,也不可思议。特别是神宗皇帝临终前那道特赦手诏,“人才实难,不忍终弃”,八个字,

让他感受到来自朝廷的眷顾。

他狼毫迟钝,似乎在《登州谢宣召赴阙表》上艰难爬行。“臣是草野小生,雕虫末学。过去为仁宗朝做事,误蒙圣上慧眼提拔之恩。接着到神宗朝,也接受了优厚嘉奖之礼……”

须臾片刻,他冥思定神:“圣上之恩情,只应俯身随众,抑制自己的言论,屈服时势。为什么这么明了的事情,自己却不知晓,还要去劝谏不能实现的事情。屡遭责罚,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原因。”

他又说,“由此拖延了时间,浪费时光在尘埃之事上。朝廷再用的希望已经灭绝,也造成自己一心期待着年老终死。幸遇皇帝陛下,自身像成王一样年幼,依仗太皇太后的贤德。辅以天助之才,训导日日进步的贤士。”(译自《登州谢宣召赴阙表》)

当奏表笔锋悬停一阵时,一切又恍如昨日,仁宗朝的琼林宴、神宗时的紫宸对,那些年少轻狂的策论,此刻都化作无尽的悔意。一时间,海雾漫进书房,模糊了《宣召赴阙表》上的墨迹。

此时,远处的鸡鸣清脆响起,惊起一群白鸥,向着汴京方向振翅而去。

沧海遗音

元丰八年(1085),秋阳斜照进广陵(扬州)石塔寺新刷的白墙。此时,苏轼曾于扬州竹西亭所作《归宜兴留题竹西寺》,浮现于眼前:“十年归梦寄西风,此去真为田舍翁。”(元丰七年五一)

仅仅一年有余,苏轼又迎来了摇身一变。八月底,苏轼经过扬州石塔寺,与无择長老告别时,他在诗中表露出自己的隐逸思想,更加直白:“竹西失却上方老,石塔还逢惠照师。我亦化身东海去,姓名莫遣世人知。”(《余将赴文登,过广陵,而择老移住石塔,相送》)

蓬莱阁下,海浪拍打着的残冬。元丰八年十月中,苏轼上任履职。一日,登州人李大方打着父亲的名号来访,求诗。原来他是富郑公(富弼)之客、登人李常之子,为其家门题榜书“遗直”。故而,苏轼才欣然赋诗《遗直坊》,像是教诲,又似共勉:

使君不浪出,羔雁亲叩门。先生但清坐,蕤水已多言。当时邦人化,市无晨炊豚。岁月曾几何,客主皆九原。鲁经有余叹,楚些无归魂。我作遗直诗,过者式其藩。

大意是,使君(李师中)不

轻易出行,却有人携羔雁登门拜访。先生(李常)只是静坐不言,清贫生活已替他诉说风骨。当年他治理一方,民风淳朴,市集晨无卖注水食肉。可叹岁月匆匆,如今主客皆已长眠九泉。《鲁经》《论语》尚存未尽的感慨,楚地招魂也难唤回故人。我写下这首《遗直诗》,愿后人经过时,仍能肃然致敬其门庭。

五日的知州任期,短过一场严冬潮汛。这天,苏轼在府衙后院,拾起一枚被海浪磨圆的卵石,正在把玩。忽然间,举子们已捧着《留别登州举人》的诗笺,候在仪门外。

“莫嫌五日匆匆守”,他笑着将卵石抛向水潭,荡起涟漪一片。那石子在半空划出的弧线,恰似东汉末年名将太史慈(东莱黄县人,166—206年),当年射向敌阵的箭影。而今化作“乐职诗”里的墨痕,在宣纸上激起千年回响。

《留别登州举人》:身世相忘久自知,此行闲看古黄睡。自非北海孔文举,谁识东莱太史慈。落笔已吞云梦客,抱琴欲访水仙师。莫嫌五日匆匆守,归去先传乐职诗。

登州的海风,吹到了《奉和陈贤良》(《东坡全集》卷二十九)诗稿上。苏轼此时正望着“三山”“神仙地”的蜃气出神。福州籍陈旸(贤良)以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入仕,苏轼与之交好,并通过诗歌寄情铭志。

《奉和陈贤良》:不学孙吴与六韬,敢将弩马并英豪。望穷海表天还远,倾尽葵心日愈高。身外浮名休琐琐,梦中归思已滔滔。三山旧是神仙地,引手东来一钓鳌。

其中,弩马、葵心、浮名、归思,都在这钓鳌的姿势里,凝成中国文人骨子里最硬的钙质。

元丰八年冬月,轻雪编织着西海岸的银色官道,苏轼的车马从登州启程,压出一行行歪歪扭扭的车辙。半年余积累、五天治州的文书,尚带着海盐气息。这些执政成果,已与车驾内三状初稿的墨香,交织成特殊的印记。

他频频回首,望着渐成青痕的海岸线。当最后一座烽火台隐入海雾,他将“忠君爱国”四个字深深地记入脑海。他如登州海畔的立石,任凭潮汐冲刷,而巍然屹立;他似官道雪路的骏马,任由狂风抽打,而驰骋狂奔。

今天我们回望苏轼,在叠化着登州映像的史册间,一个北宋士大夫、登州“父母官”的修为和家国情怀,早已穿透千年时空,为我们投下长长的、瑰丽斑斓的身影。